

新安張

潮山來氏輯

過百齡傳

錫山

秦松齡

留仙

錫固多佳山水。間生瑰閎奇特之士。常以道藝爲世稱述。若倪徵君雲林以畫。華學士鴻山以詩。王僉事仲山以書。乃今過處士百齡者。則以奕。其爲道不同。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。則一也。百齡名文年。爲邑名家子。生而穎慧。好讀書。十一歲時。見人奕。則知虛實。

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。是無難也。與人奕。奕輒勝。于是問黨間。無不奇百齡者。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。奕品居第二。過錫山。求可與敵者。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。至則尚童子也。葉公已奇之。及與奕。葉公輒負。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。葉公顯者。若當陽負。何屢勝。百齡色然曰。奕固小技。然枉道媚人。吾恥焉。况葉公賢者也。豈以此罪童子耶。葉公果益器之。欲與俱北。以學未竟辭。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。遂益殫精於奕。不幾年。學成曰。可以應當世矣。會京師諸公卿聞。

其名有以書邀致者。遂至京師。有國手曰林符卿。老
游公卿間。見百齡年少。意輕之。一日諸公卿會飲。林
君謂百齡曰。吾與若同遊京師。未嘗一爭道角技。卽
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。今願畢其所長。博諸先生
歡。諸公卿皆曰諾。遂爭出注。約百緡。百齡固謝不敢。
林君益驕。益強之。遂對奕。杯未半。林君面頸發赤熱。
而百齡信手以應。旁若無人。凡三戰。林君三北。諸公
卿譁然曰。林君向固稱霸。今得過生。乃奪之矣。復皆
大笑。于是百齡碁品遂第一名。噪京師。當是時。居停

主某錦衣者。以事繫獄。或謂百齡曰。君爲錦衣客。須
謹避。不然。禍將及。百齡毅然曰。錦衣遇我厚。今有難。
而去之。不義。且吾與之交。未嘗干以私。禍必不及時。
同客錦衣者。悉被繫。百齡竟免。已天下多故。百齡不
欲久留。遂歸隱錫山。日與一二酒徒。狂嘯縱飲。不屑
屑與人奕。獨徵逐角戲。以爲樂。百齡素貧。出遊輒得
數百金。輒盡之博簀。其戚黨譙訶百齡。百齡曰。吾嚮
者家徒壁立。今所得貲。俱以奕耳。得之奕。失之博。夫
復何憾。且人生貴適志。區區逐利者。何爲。噫。若百齡

者。可謂奇矣。以相國之招。而不去。以金吾之禍。而不避。至知國家之傾覆。而急歸。爲公卿門下客者。垂四十年。而未嘗有干請。若百齡者。僅謂之奕人乎哉。

張山來曰。善奕者。多在垂髫。然其人往往嗇於壽。今過君。獨歷四十餘載。豈其命名爲之兆耶。

八大山人傳

陳

鼎

定九

八大山人。明寧藩宗室。號人屋。人屋者。廣夏萬閤之意也。性孤介。穎異絕倫。八歲卽能詩。善書法。工篆刻。尤精繪事。嘗寫菡萏一枝。半開池中。敗葉離披。橫斜水面。生意勃然。張堂中。如清風徐來。香氣當滿室。又畫龍丈幅間。蜿蜒升降。欲飛欲動。若使葉公見之。亦必大叫驚走也。善詼諧。喜議論。娓娓不倦。嘗傾倒四座。父某亦工書畫。名噪江右。然喑啞不能言。甲申國亡。父隨卒。人屋承父志。亦喑啞。左右承事者。皆語以

目合則頷之。否則搖頭。對賓客寒暄以手。聽人言古
今事。心會處則啞然笑。如是十餘年。遂棄家爲僧。自
號曰雪个。未幾病顛。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。
笑已忽跣踣踴躍。叫號痛哭。或鼓腹高歌。或混舞於
市。一日之間。顛態百出。市人惡其擾。醉之酒。則顛止。
歲餘病間。更號曰个山。旣而自摩其頂曰。吾爲僧矣。
何可不以驢名。遂更號曰个山驢。數年。妻子俱死。或
謂之曰。斬先人祀。非所以爲人後也。子無畏乎。个山
驢遂旣然蓄髮。謀妻子。號八大山人。其言曰。八大者。

四方四隅。皆我爲大。而無大於我也。山人旣嗜酒。無他好。人愛其筆墨。多置酒招之。預設墨汁數升。紙如十幅于座右。醉後見之。則欣然潑墨。廣幅間。或灑以敝帚。塗以敗冠。盈紙駸駸。不可以目。然後捉筆渲染。或成山林。或成丘壑。花鳥竹石。無不入妙。如愛書。則攘臂搦管。狂叫大呼。洋洋灑灑。數十幅立就。醒時欲求其片紙隻字。不可得。雖陳黃金百鎰於前。勿顧也。其顛如此。

外史氏曰。山人果顛也乎哉。何其筆墨雄豪也。余嘗

閩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。至於書法則胎骨於
晉魏矣。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。嗚呼其醉可及也。
其顛不可及也。

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
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堂中武人
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
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較遺矢得歸可矣今某公
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
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

啞字示之其書上所鈐印狀如展子最愛其書恨
相去遠不能得也

圓圓傳

陸次雲

雲士

圓圓。陳姓。王峰歌妓也。聲甲天下之聲。色甲天下之色。崇禎癸未歲。總兵吳三桂慕其名。齎千金往聘之。已先爲田畹所得。時圓圓以不得事吳。怏怏也。而吳更甚田畹者。懷宗妃之父也。年耄矣。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。以歌之。畹每擊節。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。甲申春。流氛大熾。懷宗宵旰憂之。廢寢食。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。畹進圓圓。圓圓掃眉而入。冀邀一顧。帝穆然也。旋命之歸。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。帝急召

三桂對平臺。錫蟒玉。賜上方。託重寄命。守山海關。三桂亦慷慨受命。以忠貞自許也。而寇淡矣。長安富貴家。胥皇皇。晬憂甚。語圓圓。圓圓曰。當世亂而公無所依。禍必至。曷不締交於吳將軍。庶緩急有藉乎。晬曰。斯何時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。圓圓曰。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。公鑒於石尉。不借人看。設玉石焚時。能堅閉金谷耶。盍以此請。當必來。無卻顧。晬然之。遂躬迓吳觀家樂。吳欲之。而故郤也。強而可至。則戎服臨筵。儼然有不可犯之色。晬陳列益盛。禮益恭。酒甫行。吳

卽欲去。輓屢易席。至邃室。出羣姬。調絲竹。皆殊秀。一
淡妝者。統諸美。而先衆音。情艷意嬌。三桂不覺其神。
移心蕩也。遽命解戎服。易輕裘。顧謂輓曰。此非所謂
圓圓耶。洵足傾人城矣。公寧勿畏而擁此耶。輓不知
所答。命圓圓行酒。圓圓至席。吳語曰。卿樂甚。圓圓小
語曰。紅拂尚不樂越公。矧不迨越公者耶。吳額之。酣
飲間。警報踵至。吳似不欲行者。而不得。不行。輓前席
曰。設寇至。將奈何。吳遽曰。能以圓圓見贈。吾當保公
家。先於保國也。輓勉許之。吳卽命圓圓拜辭。輓擇細

馬馱之去。畹爽然無如何也。帝促三桂出關。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。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。留府第。勿令往。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。懷宗死社稷。李自成據宮掖。宮人死者半。逸者半。自成詢內監曰。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。內監曰。先帝屏聲色。鮮佳麗。有一圓圓者。絕世所希。田畹進帝而帝卻之。今聞畹贈三桂。三桂留之。其父吳驤第中矣。是時驤方降闖。闖卽向驤索圓圓。且籍其家。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。驤俱從命。進圓圓。自成驚且喜。遽命歌奏。吳飲。自成感額。

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洲操
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
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
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
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
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
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
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
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